

JIN JIA BA

铁夫◎著

一个声音 一个清晰而又空灵的声音……回到金家坝去

金家坝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金家坝

铁夫◎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家坝 / 铁夫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60-6280-1

I. ①金… II. ①铁… III. ①叙事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1599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
印 张	10.5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生命中永远不会陨落的太阳。日月交替，季节流转，光阴飞逝，都无法淡化其光芒。相反，充满神性的永恒，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宗教般的属性，血缘般的母性，依恋般的磁性；在岁月深处，永不退色，熠熠闪光；在个体生命的沟回里，刻骨铭心，勾魂绕梦，挂肚牵肠……

精神还乡的情感价值

韩作荣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可从俗常的中国古老文化着眼，人从故乡来，最终还要回到故乡去，所谓“叶落归根”。因为故乡是斩断脐带却斩不断血缘的地方，是看不见却有强大的磁力吸引的地方，是母亲的乳汁和父亲耕种的五谷哺育喂养，让人子自由成长的地方，是呀呀学语时便渗入意识里的乡音，一生都难以改变、无法忘记的地方，也是顽固的食欲嗜好、乡俗伦理，滋养肉体，也滋养心灵的地方。故土是生命之根，难怪浪迹天涯的游子枕中会藏有一捧家乡土，老人最终都要回到那一片土地之中，而再也无法归来的逝者，也要身理高坡之上，面朝故土，死后也要久久地眺望故乡了。

故乡，是这样的令人梦绕情牵、刻骨铭心，让诗人名“铁夫”者也身心柔软，血液和骨髓里都生发出让自己独自品尝的味道，甚至将故乡看成一种神性的永恒，具有宗教般的属性，血缘般的母性，依恋般的磁性。于是，这个位于大巴山南麓，面对清流、背靠青山，只有 60 多户人家的小小的坝子——金家坝，便成了一部长诗一唱三叹、精心描绘、反复吟咏的主题。

一个远离故乡、在商品社会里打拼、挣扎，与命运抗争的游子，看惯了明刀暗箭，饱尝了世态炎凉，大起大落的人生，追风逐浪的搏斗，默舔伤口的呻吟，与刺猬相处的日子，和鬼魅周旋的时刻，他不得不把自己锤炼成一身铁骨，为抗拒伤害，于是，朱以品便隐身于“铁夫”的背后。作为诗人，他曾以钢钩铁划般的笔，刺穿社会的真相，剖析人性与兽性，捍卫人的尊严，成为名符其实的“铁夫”。可在《金家坝》里，诗人却一反常态，从繁复的争斗的世界回归了本真。从污秽中回到清新明澈的山林河流，从带着血腥味儿的煤的浓烟，含有三聚氢胺的奶汁和有毒的蔬菜、水果，以及很难找到一杯净水的地方，回到了干净、淳朴，貌似简单，却饱含着亲情的故乡，这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对久违的理想境界的求索，能接上地气的根的追寻。诚然，人仍在漂泊之中，却是一种无法扼制的精神还乡。就诗而言，这是对现实的超越，似乎游离了灰暗、狰狞与齷齪，抵达的却是一种明彻与纯粹。在这里，诗之创造不仅是形式的更新，而是一种信仰。正如阿多诺所言——一个主观的表达，似乎是远离社会，但其追寻的是将情感投射于自然世界，免受经济剥削的乌托邦时刻，将人类因支配欲而从自然身上取走的尊严与生命还给自然。或许，正是这种情境和理解，诞生了铁夫的《金家坝》。

然而，诗毕竟是诗，是依据诗的虚幻经验而创造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诗中的山不能攀爬，水不能饮用，五谷不能吞食，诗虽然源于现实，创造的却是语言的幻像，诗是用语言再造的世界，是靠经历和体验，靠想象力生成的完整的形式结构。

《金家坝》主体构架由八章组成，加上简短的序诗和第九章的结尾构成全部。从诗的外部形式着眼，诗是以各自独立而内在却互

有关联的意象群构成。序诗以一只鸟清晰而又空灵的声音开篇，那是牵动灵魂的，发自山水的喉咙、源自泥土深处的声音，有磁力、加速心跳的声音，甚至是深入血液有着芬芳气味的声音。这声音空幽清丽，在现实与梦幻之中，锥心透骨，呼唤着与这声音融于一体的生命，创造出可感可闻的幻像，又在词语发音的高低错落组合、相对统一的意义里，形成了一部长诗的基调。而《山水田园》所凸显的地理背景与心理感受，《诺水河》歌谣般的流淌与诉说，《血脉相依》中土地与人与无数生命天然的生存，《父老乡亲》里血缘的亲情，《日月永恒》那昼夜更替、生命繁衍、生机盎然的日子，《乡风不老》之中的民俗乡风、对先人的缅怀与追寻，《稼穡无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老的农耕方式，以及《节令如约》的自然循环节奏，和《不是尾声》的“岁月深处/美不见底”的预示着诸多可能、探求不尽的结尾，构成了“梦里梦外/永恒家园/唯一的故乡”的完整结构。

诗人是以心观物的人，诚然意象与视觉形影不离，但写在纸上的幻像却与梦境有相同的性质，这就难怪诗人常常将诗与梦视为一体，而《金家坝》也以如梦似幻的序诗与结尾来展示这种虚幻之像了。梦中有不可见的因素，如声音、气味、情感、事件、意图等等；也有可见的因素，如山、水、田园、谷物及诸多蓬蓬勃勃的生命；但梦和诗一样，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旅游图的向导，或实用的实在之物，而是事物的表象，是想象性的存在。正如席勒首先看到的，为什么表象之于艺术是举足轻重的，这是因为它从所有实用目的中释放出了感知，而且它让思考萦绕于事物的纯外观之上。这是信以为真的解脱，一种关于感觉性质的超然思考。

在诗学结构的形式要素里，语调和节奏起着重要作用。《金家坝》的语调总体上是明亮、欢快且清新的，如同面对知己的深情倾诉，也似文字里带着暖意的自我心灵安慰，有着光的照耀、水的滋养。或许是情到深处的缘故，诗的情绪固然明亮、欢快，与语调相应的节奏却大都呈现一种停顿、颤栗感。那不是宁谧舒缓的抒情，抑或散步式的懒散和轻松，而是虔诚的敬畏与心灵悸动的表达，因而，诗行以短句、断句为主。读者不难发现，每行诗只有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一般不超过六个字的居多，即使在稍长的句子里，也时而在诗行中空出一字，造成间隔和断裂，起到了强调和凸显的作用；而四字句常用在每章、节的诗尾，既是一种收束，也是一种明晰、肯定语调的生成。

当然，诗的语调和节奏并非通篇一律，不然，过于机械式的累积会产生审美疲劳，变成催眠曲。诗的语调和节奏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在《金家坝》的部分诗节里，语言的对称、有意的重复，音的重叠，音响质的方面的条理性，高低错落等特有的语调特点，形成一种话语的旋律，与那种断裂感的节奏判然有别，这种张弛有致的布局，让诗在语言的运动体中更富于意味。句子的长短同思维结构的关系、与情感色调的关系，变得单纯或复杂，使其中内涵更为深刻或明了直接，体现了诗性思维与情感的生物学的统一。

诗的写作，即将现实的事物通过想象力转化为经验的过程。《金家坝》以一种虔诚、郑重、明彻、欢愉，以书面语与口语无痕地融合的语言方式进行形式的营造，将经历化为体验，并从这种表达方式中获取了情感价值。

长诗将现实转化为艺术经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艺术经验常常是以重体验的方式生成的，而体验则是感性与理性的合一，生理与心理的合一。“泪水/只有咸腥/没有杂质”；“每一个细细的纹理/都充满汗的味道”；“从蛙声的密度/了解季节的脚步/从泥土的软硬/判出季节的喘息”；这样的诗句，不仅是外在、孤立的眼泪、纹理、蛙声和泥土，同时是味觉、听觉、触觉的感知，也是具有意义的理解与判断。

注重独创的意象并扩展意象的外延，是诗人取得艺术经验的另一种方法。如果说将田埂看成父亲的驼背只是有新意的复合意象；可“自来水龙头/缓缓滴落的水珠/常常/被母亲 呆呆地望成/金家坝的清露/情不自禁/挂在/皱纹深深的眼角”，则是一种大幅度的意象跳跃，打破了时空的秩序，层层递进地让外在之物深入内心，随后又处于外化的形态，已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意象转换；而“这声音/独有/一柄刀/略显粗糙/却锋利无比/割裂 无边静寂”，这将河水流动的声音从听觉到视觉的转换，随后又割裂无声的静寂，虚实相间，已深入一种情境，所谓静中见动，愈见其静，没有言说的疼痛恐怕更为惊心。这样的意象转换，经验的取得是靠想象力合成的，没有想象力，便没有诗的生成。

在这部长诗中，时令的转换、季节的更替，亦主要通过鲜明的意象自然地透露出来——“馋嘴的山雀子/首先啄破那层薄纱/让丰腴的五月/露出来”；“枇杷熟了/摇响金黄的铃铛/开裂的籽粒/迎来端阳 送走端阳”；“最后一声蝉鸣/腾空而起/在五千米的高空/羽化/成为冬天里 第一片/飞雪”；这些生动的意象，被几个重要的动词固定下来，变为既虚幻而又明确的意义转换，生成了新的内涵。当然，即使是季节的更替，诗人的表达也是有差异的——“被春天轻轻/端

了一脚/这些山山岭岭/便兴奋得/堆绿叠翠 繁花满枝”，则是自然与事物的生命化与人化，让自然有了情感，季节有了动作，物质有了思维。在诗中，甚至田埂都有了体温，村庄因为一个喜讯而脸颊发烫，夜也会疼痛瘙痒……

诗，体现其形式结构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本质是形式因素，而有生命力内含的意义则是符号形式的内容。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诗人“在动词形式的运用中，找到了揭示文学范围真正本质的方法，在这个范围中，生命形象得以创造”。如果说，“竹子跳动的碧绿”，“麦浪 几乎扑进门框”这样的诗句，已足见鲜活，有了意味，但话语的“进行时态”、“现在时态”却形成了微妙的动词结构。“偶尔一声啼哭/一柄锋利的斧头/将乡村的子夜/劈开/所有的呼吸/都会/停顿半拍”；“一只狗的吠/立即 变成整个村庄的沸腾/一只鸡的鸣叫/立即 变成全部村庄的合唱/此起彼伏”，“主妇们 娴熟地抓住/那些红脸的母鸡/摸一摸屁股/蛙声纠结/从黑夜到白天/从阳光到月色”。这些动词组成的词语形式，其实也是经验性的营造，充满了动作的描述，有着身临其境没有经历而难以表达的当下感，同样有着锥心动腑的情感蕴含。诗中对村庄诸多生灵的描述，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于整体中又具有着活的关系——大黄狗，伸出猩红的舌头；猫，甜甜地紧闭双眼；白鹤站立树枝，成双成对；麻雀跳跃在院坝边，自由自在；鸡鸭寻觅于竹林，你呼我唤；熟悉山路的羊们，熟悉每一寸新草的气息；牛铃叮当、最懂山泉的节拍；花朵，开合自如的眼，收尽云霞和山岚，藏入果实；而五谷杂粮群裾翻飞，迎风而舞……这是一幅幅何等动人美妙的图景，错落有致，欢快和谐，自由自在，是生机盎然的风情画，也是偶尔展示的狂欢节。

《金家坝》中诗性意义的表达，也时而有叙事性因素呈现出来，起到介绍某种情境、某个形象，或者某种感受、情感的作用。其中捕捉的微妙细节，颇有趣味。

“一只麻雀/飞临窗台/会让远离故乡多年的母亲/兴奋不已/她说 金家坝的竹林里/那麻雀/多得数不清/那叫声/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准时炸林”；“农人/用使牛条/痛打做错事的儿子/用大声的吆喝/吓唬不听话的耕牛”。这是由细节呈现并引申的动人述说，麻雀由此及彼的“炸林”，是追忆，也是内心的感受，系着遥远而又临近的思念。而使牛条打孩子却不打耕牛，让我想起舜在驱使黑黄两条耕牛时，只打系在牛后的竹箕，让两条牛误认是对方被打而用力拉犁，这种农人对耕牛的爱惜，人与牛安身立命般的关系，已有数千年的传统，这种有意味的述说，同样体现了蕴于其中的情感价值。

“农人 离不开村庄/水 走不出岸”；所有先人/可以被忘记/但是/永远无法/从我们的血液中/分离 “；晾衣的竹竿/永远比城里可升可降的绳索/更加坚挺”；“风变得更加结实/土地也一寸一寸坚硬”。这样的诗句，已是一种本质的揭示和诉说，是发现和顿悟，同样是一种艺术经验的书写。

“生活简单/就像门前那条诺水河/水是水/沙是沙/漩涡是漩涡/石头是石头”；“豌豆花——该凋落时凋落/该发芽时发芽/该含苞时含苞/该开花时开花”。这看来有如废话般的无意义语言，异常的干净、纯粹，有一种透明感，有着另一种意义，有如诗人描绘的叶片上的露珠，不会纳垢藏污，不会污染泥土，通体透亮，醇厚晶莹，具有本真的原生态品质和象征意味。

上述种种诗之外部形式或称之为艺术经验的获取和营造，同样受

诗的“内在形式”的制约。词与物的融合，是诗人主观创造的结果，是内心与外在事物的统一。对事物由表及里的通透理解和发现，以及个人生活的独特感受，诗人所追寻的理想涵义有机地化合、融于一体，形成了诗之“内在形式”，即意义与涵意与感性知觉品质的不可分割。

还可说及的，是诗之各章中描绘的不同的人物。初读“二哥与艾姐姐”的故事，我曾感到这种具体写人物的叙事与整体表达方式的游离和断裂感，似乎破坏了诗的形式结构。可继而读到“秦家二妹子”，“友娃子”，“肖家铁匠铺”，“杀猪匠甄仕礼”，“光棍辛克相”之后，我突然感到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断裂，总体结构上的断裂，如同其词语中空一个字的断裂一样，是体现内在情感的方式。这让我想到齐白石的画，叶片的用墨如泼的写意手法与工笔细致入微的青虫描绘，鲜明的对比则引出意料之外的效果。

就诗的总体看来，这是一部注重诗学结构、有较高艺术质量的作品，诗作从不同的侧面以真切、诚挚的体验、超拔的想象力表达出诗人独有的经验，是对哲学中的真，伦理学中的善与文学中的美的竭力追寻，诗超越了芜杂且混乱的现实，进入一种干净、纯粹、淳朴、神圣的境界，既有智慧的灵光闪现，又有审美的愉悦和饱含于其中的情感价值，是写故土家园的有意味有深度的长篇诗作。

自然，这也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作品。尽管诗人一改再改，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有的诗节显得单薄，对于乡村风俗的描绘如果再细致厚重些，或许效果会更好。

2011年2月27日

写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目录

Contents

序 诗	001
第一章 山水田园	004
第二章 诺水河	021
第三章 血脉相依	051
第四章 父老乡亲	091
第五章 日月永恒	134
第六章 乡风不老	176
第七章 稼穡无休	219
第八章 节令如约	257
第九章 不是尾声	315

序 诗

父亲就是村庄

母亲就是故乡

——摘自旧作

飞越山和水的阻隔

穿透灵与肉的屏障

梦境与现实

界线消弭

一个声音 一个清晰而又空灵的声音

无坚不摧

一只鸟 一只绚丽的鸟

划破长空驻足耳畔——

回去

回到金家坝去

蛊惑 牵动灵魂

召唤 撩拨心尖
无法回避的日光和星斗
如此强烈
磁性的声音 发自
山水的喉咙 来自
泥土的深处 源自
浓浓乡情的无以复加

裹挟独特芬芳的声音
魔力四射
奔流在血液里
振动在骨髓里
活跃在每一天 每一个
不期而遇的
梦里 专属的味道
只能独自品尝

切切的呼唤
无处不在
加速每一次心跳
加重每一次呼吸
像清风 鼓荡张开的肺
像呢喃 撩拨欢愉的心——
走吧

赶快走吧

到金家坝去

赶快回到金家坝去

第一章 山水田园

几缕炊烟支撑蓝天

一群乡亲守护家园

——摘自旧作

—

中国乡村极其普通的一个

万千村庄最为寻常的一员

就那么 处子一样的存在

在天府之国的东北角

在大巴山的南麓

深山中静静生长的幽兰

青山绿水间默默绽放的花朵

生我养我的地方

精神的依附